

# 伏天晒酱忙

魏青锋

入伏前后，母亲又要开始做西瓜酱了。

常年油灯下的缝缝补补，母亲的视力下降很厉害。挑拣黄豆的任务就交给我和姐姐，四只小手在簸箕里划拉着，小沙砾和瘪的发黑的黄豆不断被挑出来丢在地上，一群鸡围在边上咯咯地叫。母亲在案板上把西瓜一个一个剖开，又切成一牙一牙，随后她换了小刀，边剔除瓜皮、瓜籽，边跟我们讲那年迫不得已晒西瓜酱的事。

有那么几年，村里人热衷于在果树幼苗间套种西瓜。有一年雨水好，果树林的西瓜个个饱满圆润，皮薄瓢红。可碰到丰收年，西瓜价格又跌太多，大家伙儿在省城上班的三叔说：“省城满大街的西瓜都一块多一斤！”于是几家联合起来雇辆车把西瓜拉到省城，可大家都没出过远门，在高楼大厦间转悠着就晕了方向，三叔也只是棉纺厂的普通工人，几乎都不上忙，西瓜进不了批发市场，只能在背街小巷零卖，每天的收入还不够几个人住旅店吃饭的花销，最后只得灰头土脸地返回来。

这样来回折腾，一卡车西瓜大半都被坏掉了。剩下的西瓜和地里采摘的西瓜小瓜堆满了庭院，看着让人头疼。后来父亲突然想起，他们离开省城时没钱

付住宿费，就用西瓜顶账，旅馆老板娘随口说“西瓜多了就做西瓜酱吧！”

“西瓜酱？”那是母亲第一次听说。彼时还没有电话，写信显然来不及了，成熟的西瓜搁不了几天就坏掉了。父亲一咬牙，去邮局给三叔单位打电话，电话费贵，没说几分钟，父亲回家跟母亲汇报说就跟做黄豆酱一样，把西瓜绞碎加进去就行……

母亲正说着，父亲提着菜篮子进门了，他把生姜、花椒、辣酱和八角瓣等调料都掏出来，该洗的清洗干净，生姜辣酱要切碎。随后母亲开始生火煮黄豆，这是做豆酱最重要的程序，黄豆必须煮烂煮透，两指轻捏碎裂即可。捞出沥干水分后，倒在算子上晾晒到八成干。

制作西瓜酱的西瓜和黄豆的比例是3:1。把煮熟的黄豆去皮后，再掺入白面粉，添加酱曲搅拌均匀，随后摊开在凉席上，盖上棉被，捂上大约一周时间，豆粒上长出苔藓一样的灰白色细绒毛。豆酱发酵得好坏，要看这些细绒毛长不长，颜色正不正。

最后把发酵的豆粒倒入酱缸，加入辣椒、生姜粒、八角瓣和食盐等调料搅拌均匀，用一块塑料布覆盖在缸口，封闭严实。所有的手工程序算做完了，母亲顾不上休息，忙喊父亲把酱缸抬到屋

房的台阶上晾晒，那是专门晒酱的地方，宽敞、通风干燥，顶上有廊檐，避免了风吹雨淋，位置高，猪呀鸡呀等家禽又不容易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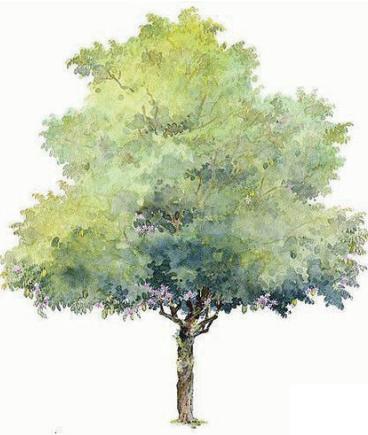
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来酿制了。一缸普普通通的酱料，宛如被阳光催开的美丽花朵，只有经过时光的淬炼，最终才能释放出自己独特的风韵和芳香。

一个月后，日思夜想的西瓜酱就晒制好了，颜色红润、酱香浓厚，忍不住吃上一小勺，越嚼越香，辣味里浸入瓜瓤的甜润，让火辣辣的滋味变得绵柔顺滑，酱味中多了缕缕瓜香，让入口的味道变得清爽可口。

母亲正说着，父亲提着菜篮子进了门，他把生姜、花椒、辣酱和八角瓣等调料都掏出来，该洗的清洗干净，生姜辣酱要切碎。随后母亲开始生火煮黄豆，这是做豆酱最重要的程序，黄豆必须煮烂煮透，两指轻捏碎裂即可。捞出沥干水分后，倒在算子上晾晒到八成干。

制作西瓜酱的西瓜和黄豆的比例是3:1。把煮熟的黄豆去皮后，再掺入白面粉，添加酱曲搅拌均匀，随后摊开在凉席上，盖上棉被，捂上大约一周时间，豆粒上长出苔藓一样的灰白色细绒毛。豆酱发酵得好坏，要看这些细绒毛长不长，颜色正不正。

伴随着母亲做的西瓜酱，我和姐姐都先后走出了大山。此后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家里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母亲做的西瓜酱。美味的西瓜酱不仅早已融入我们的饮食习惯，更是我们多年来深深依恋的乡愁味道。



## 黄昏，与窗前的一棵树

叶丽隽

只有这时我才能舒展开全身最为脆弱的叶子，向着你没有惊惶没有苦涩的衡量当你与暮色融为一体，我便也卸下了疲惫的人性从我失败的尘世，退回到一个身体一个器官——我凭感觉活着，我有许多破绽

## 慢书吧



## 《反脆弱养育》

作者：玛德琳·莱文  
译者：余欲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动的时候就悄悄滑过去了。  
最惬意的当属傍晚。忙完一整天的生活后，奶奶就会端着一盆水往门前的空地上洒去。冷水的温度与地表的温度慢慢中和，我坐在奶奶身后乘凉。奶奶一边讲着久远的故事，一边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块儿西瓜递给我，她一边看看我，一边又用手中的蒲扇给我扇风。菜田里的蛙声，头顶眨着眼睛的星星，也有了睡意，向着甜甜的梦乡缓缓走去。

我有时候想，蒲扇真是一件讨人喜欢的夏日必备用具，从一种植物到一种工具的蜕变，仿佛就是蒲扇存在的意义。只要你轻摇蒲扇，风就随之产生，风里还有淡淡的草木清香。蒲扇的使命，似乎就是在人们简单的挥动中将自己的生命得以圆融和升华。这简单的过程，简单着，简单成了一种仪式感。

蒲扇已在阁楼睡去多年，接替其工作的是更便捷，风力也更大的电扇和空调。可我仍觉得，蒲扇轻摇的日子，是亲切的，温润如初。

有些东西，一旦老去，就成了一种记忆，一种念想。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 喝好茶**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订购电话 13613600156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订购电话 13613600156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订购电话 13613600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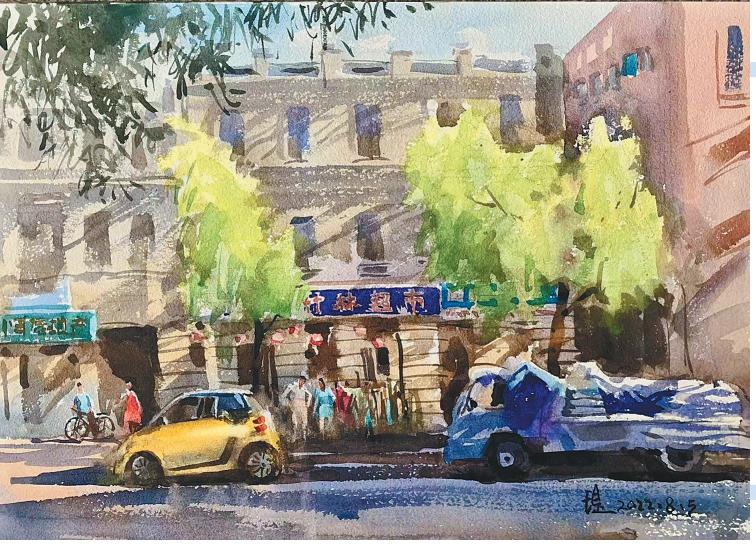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订购电话 13613600156

**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84681180  
电话 15004697804

\*本报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费时请认真核对相关票据、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城市印象

### 老街午后

绘画：王焕堤

## 蒲扇轻摇的时光

管淑平

西瓜、蝉鸣、萤火虫，还有蒲扇轻摇的旧时光。儿时的夏天，似乎总是这样的澄澈，如一张水彩画，定格着已经远去了的童年。

那时的夏天，家里没有配置空调，也没有安装电风扇，因此，每到炎热的夏天，蒲扇就是大家消暑的首选工具。在炎热的午后，或是夕阳铺满地面的傍晚，年迈的爷爷奶奶们会聚集到绿荫茂密的大榕树下，一边轻摇着蒲扇，一边聊着家长里短。

蒲扇，是朴素的，是栖居在乡村里的隐士。它与折扇不同，折扇优雅高贵通常被富人所喜。而蒲扇，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亲和力，在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一把带着一份质朴古老气息的蒲扇，通常是消暑最佳选择，又因其舒适的外观、灵巧的便捷度与合理的价格而被人们所接受。只要蒲扇轻轻一挥，夏日里所有的暑气和蚊虫都被统统赶跑，天气也突然变了颜色。一股清幽的凉气缓缓而来，最是夏日清欢模样。

制作蒲扇也不需要耗费诸多材

料。长木柄，细竹篾，大蒲葵叶，再加少许丝线，也不必讲究外观的好看与否。经过村里师傅的一番打磨，简单的蒲扇就做好了。蒲扇的色泽也很单纯，甚至通常时候都没有上过颜色。

蒲扇里藏着一种时间磨合过的柔软岁月情怀。老人们是蒲扇的青睐者，在夏天，他们能摇着蒲扇从早到晚，不论是去亲戚朋友家做客，还是在饭后小散步，一扇在手，堪比空调正在旁边。

那时的太阳，似乎也并不似如今这般热烈。那时雨水也特别多，清早起来，你会听见农家院子里少不了的蝉鸣蛙叫，除了蝉鸣与蛙声，还有不知名的鸟叫声。

奶奶是喜欢蒲扇的。在无数个燥热的午后，她就坐在大榕树下的石头上，不疾不徐地摇着。风，不大不小，那自然的凉风中还弥漫着貌似如青草和麦穗一般的味道，令人无比舒坦。榕树是绿色的，那绿色是流动的。树上的蝉鸣，响亮、悠远，直达人心。阳光是镀金的，从大榕树的枝丫上投射下来。时间的脚步变得缓慢，我有时候觉得，时间似乎并不是从我们手中溜走的，而是在奶奶蒲扇轻轻挥

动的时候就悄悄滑过去了。  
最惬意的当属傍晚。忙完一整天的生活后，奶奶就会端着一盆水往门前的空地上洒去。冷水的温度与地表的温度慢慢中和，我坐在奶奶身后乘凉。奶奶一边讲着久远的故事，一边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块儿西瓜递给我，她一边看看我，一边又用手中的蒲扇给我扇风。菜田里的蛙声，头顶眨着眼睛的星星，也有了睡意，向着甜甜的梦乡缓缓走去。

我有时候想，蒲扇真是一件讨人喜欢的夏日必备用具，从一种植物到一种工具的蜕变，仿佛就是蒲扇存在的意义。只要你轻摇蒲扇，风就随之产生，风里还有淡淡的草木清香。蒲扇的使命，似乎就是在人们简单的挥动中将自己的生命得以圆融和升华。这简单的过程，简单着，简单成了一种仪式感。

蒲扇已在阁楼睡去多年，接替其工作的是更便捷，风力也更大的电扇和空调。可我仍觉得，蒲扇轻摇的日子，是亲切的，温润如初。

有些东西，一旦老去，就成了一种记忆，一种念想。

制作蒲扇也需要耗费诸多材



## 流水的戍边警 不变的“韩妈妈”

### 护边员韩淑秀

# 50年巡边10万公里 遇山洪抓住救命树枝

实习生 孙静盈 生活报记者 奕德谦

地处北疆边陲的黑龙江省东宁市三岔口镇东大川村金厂沟屯边境线上，一条数十米宽的中俄边境通道，一个熟悉的身影，又一次自南向北一路攀爬，渐行渐远……这已经是韩淑秀日常巡边的第50个年头。

韩淑秀今年已经71岁，和长她4岁的老伴薛奎，是黑龙江边检总站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三岔口边境派出所年龄最大的护边员家庭，民警都亲切地称她为“韩妈妈”。她的家，对于历届移民管理警察来说，始终是个“护边驿站”。



图片由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提供 李树明 摄

**流水的戍边警  
不变的“韩妈妈”**

时光飞逝，转眼间“韩妈妈”已和派出所民警结缘50年。李钟健、叶立文、刁来义、崔长松、王希林、李博……她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每当边境派出所民警到“韩妈妈”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相册时，就仿佛回到了自己家。

金厂沟屯地理位置偏僻，每年春秋采集期和冬季狩猎期民警都会到山上驻勤，短则半个月，长时有半年，因为没有警务室，工作、生活很不方便，“韩妈妈”就把西屋腾出来供他们食宿，边境管理工作繁忙的时候，一铺炕上容纳过十多人。冬天雪大，民警的衣服经常被汗水和雪水打湿，“韩妈妈”就架起火炉，一件一件地帮他们烘干干衣裤。

一次，民警王希林巡边时走得太远，脚上磨出了五个血泡，“韩妈妈”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要是他亲妈看见了，不知心疼成啥样。”那时，“韩妈妈”家炕上铺的是篾席，她就扯段篾条，剪尖一端，小心翼翼地帮他泡破，放出血水，再敷上胭脂粉。

时任派出所教导员的徐韵鑫刚上山驻勤时，因水土不服总失眠，“韩妈妈”上山采来新鲜刺五加叶，炒制后让他泡水喝，他的失眠很快就缓解了。

## 边境线就在家门口 守边就是守国

“韩妈妈”说，“刚开始在东大川村没考虑过啥护边的事，就觉得这里能吃饱饭，能过好日子，是派出所民警让我们懂得了守边就是守国的道理。”

据了解，目前三岔口边境派出所共有181名护边员，他们有专门的制服，虽然跟警服有些相似，但臂章、胸标上都有“护边”字样，职责就是在边境派出所责任区内民警带领下，参与巡逻执勤任务。护边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劝返抵边人员，开展边境法规宣传和教育，每天

都要巡逻。“家门口就是边境线，生活了几十年，已经离不开这里的山山水水了。”“韩妈妈”的五个子女，如今都已在县城里成家立业，都争着要接他们老两口去享福，但韩淑秀执意留在屯里生活，她离不开坚持了几十年的护边事业。

对民警们来说，身上的制服变了，但与“韩妈妈”的母子深情却永远不会变。50年间，三岔口边境派出所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韩妈妈”家的“护边驿站”一直都在。如今，她又在房前隔街围盖了三间大瓦房，无偿供给给派出所当“警务室”。

又是寻常的一天，不同以往的是，“韩妈妈”的巡边路上，多了一个人陪伴，她的三儿子薛连军从部队转业后，接过了绿布包，陪着母亲在边境线上巡护。走在边境线上，身后就是国和家。和儿子巡边的路上，年过七旬的韩淑秀步伐依然矫健。戍守边疆，无上荣光，向戍边民警们最爱的“韩妈妈”致敬！